

· 玄妙 · 神奇 · 怪誕

你不信？我信！

· 一位新華社記者在氣功界的所見所聞



庭海 著

·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

· 玄妙 · 神奇 · 怪誕

你不信？我信！

· 一位新華社記者在氣功界的所見所聞

庭海 著

●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 王正纲

封面设计 孙民纪

扉页设计 章 飙

你不信？我信！

庭海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2插页 142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安徽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册

•

ISBN7-5059-0986-X/I·712 定价：2.30元

关于气功

钱学森

气功是什么？它是用意念来转变人的功能态；人体特异功能是指人体可以转入超常的特异功能态。

人体科学的概念，很多突破点是由气功引起的。气功是人体科学的一块“敲门砖”，敲开了这座科学殿堂的大门，才可以登堂入室。

全世界象我们这样探讨气功科学的研究工作，在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。研究气功科学这件事，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是很严肃的一项工作。但我认为也不能就气功论气功，还应把视野放宽一些，看到整个人体科学的发展。

人是非常复杂的系统，我们称之为巨系统，就是比大系统还大的系统。而且这个巨系统又是开放的巨系统，和整个环境乃至宇宙是交往的。巨系统在一定的时间里，处于一种特定的功能态，而中医、气功、人体特异功能，都是和人所处在的人体功能态相关的。

人类从起源到今天已有一百万年，发展到目前，我们能

够主动地、能动地提高我们自身的潜力，使人的本事可以大大提高一步，这当然就是不得了的事，这将是一次科学革命，是一次技术革命，是一次改造人类的革命。

气功，传统医学和人体特异功能一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，就可能发展为一门新的科学，将会使现代科学再提高一步。

注：钱学森同志关于气功的精辟论述很多，这里引用部分，
题目为我们所加。

——编者

目 录

关于气功

钱学森

- 卷一 初识“活济公”(3)
- 卷二 软气功(35)
- 卷三 硬气功(84)
- 卷四 特异功(96)
- 卷五 神功探密(143)
- 卷六 风雨气林(170)
- 卷七 国际气功揽胜(193)
- 卷八 当代中国气功热(203)

因为病，我踏进了气功世界。意外地发现，这是神奇的领域，崭新的天地。于是，我把近几年在气功场、气功圈、气功界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一并捧出，奉献给广大的气功爱好者或怀疑者。

——作者自白

我和老刘并肩踏进解放军105医院。迎面走来一位年轻人。老刘和那人打了声招呼，介绍我道：“这位是记者……”

“唔，肝脏不好！”

我一下楞住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位年轻人是气功师，叫刘建民，安徽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的保卫科长。

有天晚上，我在淮北市相山公园散步。市公安干校副校长冯伟宏喊住了我：“来，试试气。”

冯伟宏离我有10米远。他双手在空中一拉，我向前踉跄了几步；一推，我又不自主地倒退了几步……

嗨，气功还真神！

正被疾病苦苦折磨着的我，象是看到了曙光，便下定决心：学气功、学气功！

这期班已教了半月，下个班再学。不行，不行，那不又要等一个月？我现在就要学！

软磨硬缠，我终于成了一名“插班生”。

——这便是我和气功结缘的开端。

卷一 初识“活济公”

1987年，枫叶染霜时节，我再度踏上古城西安。

这座古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每次踏进这里，我便产生一种庄严的自豪感，凝重的历史感。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礼堂里，严新首次系统地向社会报告了他几年来进行气功试验、气功研究的神奇效应。

听完严新的介绍，我才明白，人们何以称他为“天府神医”、“当代活济公”——

**北京李树干，请“神医”为80里外的妻子
遍诊，“神医”答：她今日月经第五天……**

时间：1986年5月15日晚。

地点：北京万寿路甲15号。

人物：“神医”——四川省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门诊部青年医师严新；求诊者，北京某公司经理李树干。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他问的，他全都说准了。经理大喜！

“您能不能帮我爱人查查病？她现在80里外……”

“您爱人今日月经第五天……”

他瞠目结舌，顿时跳了起来：“你，你，你是不是认识我爱人？！”

严新笑了。

“是啊，我爱人这月11日来月经，今天当然是第五天了……”经理惊诧之后，自言自语地点点头。

“还剩最后一点，明天就干净。”严新又作了更详细的补充，“你爱人平常爱头痛。经期头痛特别厉害。”

李树干不住地点头。

“你爱人子宫里好象有瘤子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呀！你能看出是一个还是两个吗？”

“两个。”严新边说，边把形状画了出来。

李经理当场掏出一张《人才流动表》，他要把严新从天府之国调进祖国首都。他手中有这份权！

严新摇摇头。他有他的打算、他的事业、他的追求。

临别时，经理说“神医”答对了99%，因为他爱人子宫里是一个瘤，一周前才拍的片。

严新淡淡一笑：“回去再查查。”

翌日，经理携妻找严新道谢，神色惶悚地喃喃青语：“真的，怎么变成了两个……”

四川省重庆市体改委某秘书的小孩得了重病，喂奶、喂水、喂药，一概是吐。出生几个月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，眼看不行了，秘书和妻子小李找到了严新。

严新来到病孩家，微眯双眼，板着脸把病孩父母喊进一个房间，冷冷地说：“要救孩子，你们必须配合我。”

“怎样配合？”怔怔的眼神。

严新把目光威慑着病孩的母亲：“小李，你可是想错了，

为什么想要自杀?!”

“我，我，我没有。”小李矢口否认。

严新稍一用功：“你真没有想？”

“扑通！”小李双膝跪倒在严新面前，连连磕头，嚎啕大哭。她坦白道：“严医师，我不仅仅是现在想自杀，我怀孕时就想过自杀了。”

小李想自杀，原因很多：在家时，父母对她不好，哥哥对她不好；结婚后，爱人对她不好；生孩子后，小孩身体又不好。

她边诉边哭，肝肠寸断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她爱人着慌了，扑通跪倒在严新面前认错。

小李的哥哥，正在隔壁房间忙活，越听越不对味：怎么妹妹想自杀与自己有关？孩子的病也与自己有关？他匆匆走了过来，进门就磕头，边磕头边朝自己的脸上打。

他父母也赶过来了，当着众人的面向女儿道歉认错。

奇迹出现了：本来连呼吸气力都没有了的病孩居然在床上举手蹬腿，哇啦哇啦地叫开了。

严新让喂孩子。小孩“咕嘟咕嘟”，把一瓶牛奶喝完，再也不吐了。

一条小生命就这样神奇地复苏了！

**重庆栗平双肩脾粉碎性骨折，
受功几分钟，完全恢复正常**

22岁，艳阳初照的年华，他却想到了死！

人生之途，歧路芬芳，风云难测，旦夕祸福。1984年4

月27日上午，灾难突降到重庆特殊钢厂五车间青年工人粟平头上。一辆卡车将他撞得“左右肩胛粉碎性骨折，右肩关节脱位。”

一个月的精心救治，小粟的手指仍不能承受微力。特殊钢厂职工医院主治医师作出一条残忍的结论：“双上肢永远丧失劳动能力！”

简短的一个结论，使粟母急得神志不清，粟父气得抓起自行车，从五楼摔了下去……

他的她，小曾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更是痛不欲生——相识、相交、相知、相爱，而今天，却只有相怜！离开吧，于心不忍；继续吧，她的青春和美貌，她的歌声和欢笑，何处寄托？

好心的苏师傅劝他们找找严新。

严新微眯双眼望了小粟一会，走上前来，并不搭话，伸手几下便拽掉了小粟双臂捆绑的绷带。直惊得粟母眼瞪得滴圆，张嘴合不拢……

惊人的还在后边。只见严新挥动双手，在小粟背上又是捶又是打。一个双肩粉碎性骨折的患者，能经得住这种折腾吗？他平时微动一下可是痛得钻心啊！

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粟母看着儿子受这份罪，心如刀绞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而粟平呢，倒感到被严新捶得舒服、轻松，伤处一阵麻胀之后，一股凉意，徐徐透进……

几分钟后，严新去治疗他人。两根烟功夫，严新返回“翻翻身。”

粟平不解地瞪着他，以为听错了——双肩粉碎性骨折，怎能翻身？几个月来，一直是父亲、母亲、未婚妻及陪护帮

着他翻身。

“翻！”严新瞪着眼，加重了语气。

小粟试着动了动，嗨，竟轻松地翻了过去！

“做几个俯卧撑！”

这下难度更大。正常人做俯卧撑，双肩都累得酸麻，何况是他！他发问了：“这能行吗？”

“你已经完全好了！”好似来自天堂的声音。粟平试着撑了起来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哈，连做五个俯卧撑。粟平双颊流汗，兴致勃勃！

“好吧，”严新用眼神瞟了一下门上横木，“去拉引体向上。”

“行。”粟平搬起一个方凳，走到门下。他想爬上凳子扒住横木。

“扑通。”严新走过去，一脚踢翻凳子，“谁让你用这个？跳上去抓！”

“我，我有点怕。”他嗫嚅道。他怎能不怕呢？几分钟的治疗，大为见效，可这跳上去拉引体向上，万一骨折又……

不等小粟话音落，严新一把抓起小粟的右手，高高举起：“痛吗？跳！”

妈的，豁出去了！小粟踮起脚尖，腾空跃起，整个身体完全悬空，双手抓住横木，稳稳地吊了起来！

这个原来双臂痛得抬都不能抬的伤者，连作了十几次引体向上，接着又是冲拳、摆臂，50多斤重的东西，他随手轻轻提起。

神了，神了！真是遇见活神仙了！粟母惊得如痴如呆，

小曾喜得又哭又笑！

仅仅几分钟的治疗，小粟双臂完全恢复正常。重庆西南医院军医李研瑜、徐维满在小粟的X线照片检查单上写道：

“肩胛骨骨折治疗后，骨折线基本消失。”

小粟上班后，还是干他的老本行：金属整理工作。当工友们见到小粟仍象往常一样，一下能撬动800多斤重的钢坯，都惊讶异常！

如果说小粟治伤遇到了“活神仙”，那么，另一位伤者的经历就更奇特了。

1987年，北京。

小于的手臂被撞成粉碎性骨折。医院为他复位后，骨头卡住了韧带。再动手术，绝无把握。况且，手术后残废的可能性极大。

小于听说总参某部招待所内来了位“活济公”，便试着找了过去。

到了严新住的门口，但见满堂笑语喧哗，其间有安全部的领导、新华社记者等等要客名流。小于探头探脑，哪敢进门？

“小于，你进来呀。”

是谁在呼唤？小于心里忐忑着，含羞带怯地踏进门槛。

“你手上绑的是什么东西？”严新发问。好不奇特，谁不知道那长长的、白白的绷带内打的是石膏！

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小于眼珠轱辘轱辘转了几圈，一下明白过来，伸手解开绷带，三下五除二拽掉石膏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

在场的人都很惊异，这人莫非犯了神经？一个人上前要

制止他，严新使出一个严厉的眼神，向空中打了一个不必管的手势。

“还痛吧？”

“哎呀，刚才进门时还疼痛难忍，这会儿竟一点不痛了！”

“敢不敢做俯卧撑？”

“敢！”小于说完，趴在地板上连做了14个！

“就这样，明天一定去上班。”

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本来就是跟踪采访严新的。可这次，她竟没来得及取出相机，更没来得及摄下一幅珍贵的照片。她好后悔！

小于的伤为什么如此神速被治愈？严新透露，因为小于懂得配合，而且配合得十分默契！

另一个伤者，重庆空压厂工人蒋志黎，就差点失去难得的治疗机会。

1984年7月17日，30岁的起重工蒋志黎骑了辆摩托满世界兜风。突然，一辆东风牌卡车迎面撞来，小蒋胸11椎压缩性骨折，12椎严重变形——必须高位截瘫。专家、医师会诊后认为，治疗后，能坐轮椅就很了不得了。

对了，请严新！就在这个区，就在这附近，一个伤者从楼上跳下，摔成骨折，严新只用15分钟就使伤者骨折完全愈合。大街小巷，谁人不知？谁人不晓？

肇事司机单位及小蒋单位的领导请来了严新。

严新踏进门，带功聊起了天，他问小蒋的母亲：“你儿子是住院治还是在家治？”

“住院……”

“不过，”严新忙打断蒋母：“在家治可能效果好些。”

“还是住院吧。”

严新无奈。对方不懂配合，一点不懂配合！

他又带功转向小蒋：“你说是住院治还是在家？”

“住院。”

严新抽身站了起来，狠狠地对两个单位领导训斥了起来：

“人家要到医院治，你们找我来干什么？”

他跨出门口，又甩下一句：“你们配合得一点不好！”

严新愤愤地走了，留下一团埋怨。

一周后，他们又来请严新，说是懂得了配合。

“不行，病者还有顾虑，不好治。”

“没了，没顾虑了。”

没顾虑了？严新转向小蒋：“你现在还在想着要点营养补助，还在想摩托车要花一笔维修费！”

一语中的。小蒋脸红红的，低下头来：“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确实想着这么一点儿。”

两个单位领导马上表态：“要多少？”

“这个，”小蒋顿了顿，“我本不想说，既然严医师都说出来了，只要三百元营养费就够了，还有，修修摩托车，也只不过三、二百元。”

对于这种高位性截瘫患者，张口只要几百元，这不意味着他能够恢复正常吗？

两个单位领导笑了：“我们请严医师来就说过，如果他能半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把你治到能坐轮椅，我们就奖给他三至五万元！”

“好了，咱去吧。”严新带大家到了另外一个房间。象

是打伏击战，他让大家偷偷观察伤者的行动。

几分钟后，病人开始活动；不到半小时，病人下床。他大喊：“严医师，我的鞋子在床下怎么办？”

“你还要我给你拿鞋吗？自己爬下去拿！”

小蒋翻身下床，趴到床下，伸手拾出鞋子，套在脚上，高兴得又是跳又是叫，他兴奋地打开大门：“我好了，我好了！”

1984年7月28日之夜，是一个兴奋的夜晚。九时正，蒋志黎独自走出门外，不用任何人搀扶，一口气走了二里多路！

为了检验治疗效果，骑摩托被撞伤的小蒋又驾起了摩托：他约四位“骑友”搞了场越野赛。起点：重庆杨家坪；终点：邻水县城。行程500里，往返7小时。结果，骑友们都喊腰痛，而小蒋说：“我呢，屁事没有，只是屁股有点酸！……”

他半瘫四年多；“神医”让他泡脚，

三小时后蹦跳自如，翌日正常上班

这是在中共中央某部负责同志家中作的一场奇特表演。

时间是1986年世界少年儿童欢庆自己节日的时候。地点是北京东四六条芍药桥胡同26号。

北京拖拉机公司锻造厂老工人宋殿章，高高的个子，胖胖的身架，虽然才57岁，尚未到退休年龄，可他已经卧床整整四年又一个月了。他右腿踝骨骨折，骨头没接上，肌肉组织又缺血坏死。